

# 喀麦隆英语区危机的起源、现状与前景

唐溪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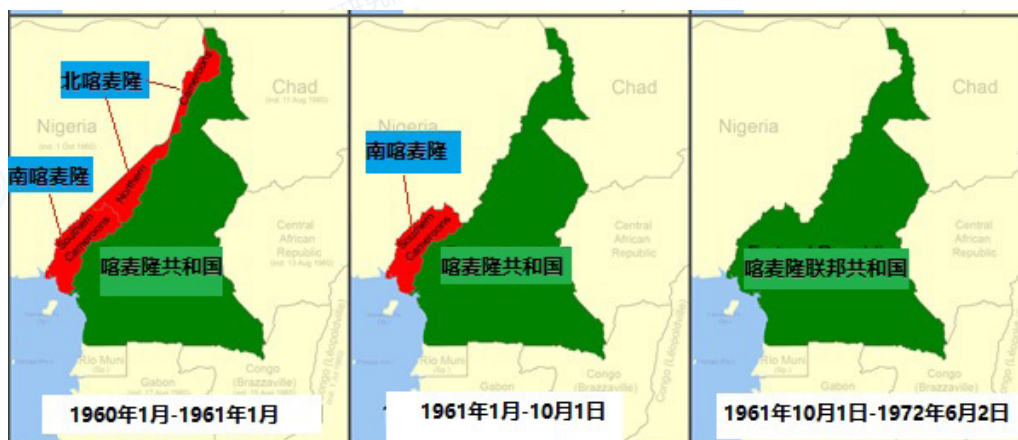
“喀麦隆是一个双语国家，但喀麦隆人不是双语国民。”这句在喀麦隆广为流传的谚语，揭示了该国因英、法两种不同的官方语言而分化对立的现实。长期以来，位于该国西北和西南部的英语区认为占总人口 80% 的法语区对其采取歧视政策，指责中央政府忽视英语区发展。自 2016 年底以来，英语区与法语区的矛盾演化为大规模抗议与武装冲突，形成了“英语区危机”。持续近四年的冲突已造成大量伤亡，但危机的解决仍然遥遥无期。联合国表示：喀麦隆的危机正在成为全球最受忽视、资金短缺情况最为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之一。

## 一、喀麦隆英语区危机的历史根源与直接起因

喀麦隆自 1884 年起以“保护地”的名义成为德国海外殖民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喀麦隆被英、法两国瓜分，英国占领区靠近尼日利亚边境，约占喀麦隆面积的五分之一，称为英属喀麦隆。法国则获得了剩余五分之四的领土，称为法属喀麦隆。

50 年代，非洲独立运动高涨，英属与法属喀麦隆都出现了反对殖民者的斗争。1960 年，法属喀麦隆获得独立，成立“喀麦隆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主持下，英属喀麦隆的前途由全民公投决定，但公投只有两个选项：1. 与喀麦隆共和国合并；2. 与尼日利亚合并。在联合国的讨论中，英国坚决反对在公投中加入“第三选项”，即“成为独立国家”，理由是英属喀麦隆独立后无法生存，但其暗含的意图是希望英属喀麦隆能并入当时深受英国影响的尼日利亚。<sup>1</sup> 当时，英属喀麦隆已分为南北两部分，1961 年，南、北喀麦隆分别举行公投，其结果是北喀麦隆并入尼日利亚，南喀麦隆与喀麦隆共和国合并，成立“喀麦隆联邦共和国”（见图 1）。南喀麦隆就是今天的喀麦隆英语区。

图 1 1960 年公投前后喀麦隆的版图变化



来源：Mwalimu George Ngwane, [HTTP://www.gngwane.com/2015/06/cameroon-why-we-need-a-two-by-x-state-federation.html](http://www.gngwane.com/2015/06/cameroon-why-we-need-a-two-by-x-state-federation.html)

在合并之初，喀麦隆英语区在联邦制下与法语区地位对等，并享有一定的自主性。但由于英语区与法语区实力上的差距，这种对等性与自主性并未维持多久。1966 年，在联邦总统阿希乔 (Ahidjo) 推动下，喀麦隆的所有政党都整合为“喀麦隆民族

联盟”(Union Nationale Camerounaise, UNC), 该党成为唯一合法政党。1972年, 喀麦隆通过公投取消了联邦制, 改国体为单一制, 改国号为“喀麦隆联合共和国”(United Republic of Cameroon)。喀麦隆第二任总统保罗·比亚(Paul Biya)上台后, 将英语区分为西北大区 and 西南大区。1984年, 他又将国号改回了独立之初的“喀麦隆共和国”(Republic of Cameroon), 去掉了“联合”一词, 此举以法语区为主导的意味更浓。

中央政府的一系列行动招致了英语区精英的激烈反对。自70年代以来, 英语区精英与知识分子就不断抗议被“边缘化”, 要求恢复联邦制。1990年, 喀麦隆开放党禁, 英语区政治力量成立了“喀麦隆社会民主阵线”(Social Democratic Front, SDF), 该党参加了1992年的总统大选, 仅以微弱劣势落败。<sup>2</sup> 该党随后长期成为喀麦隆最主要的反对党。1993年, 英语区政治团体召开第一届“全英语人口大会”(All Anglophone Conference, AAC), 呼吁恢复联邦制。1994年, 该团体又继续召开第二届“全英语人口大会”, 提出联邦制与分裂两种出路。<sup>3</sup> 但抗议并未取得实效。在法语人口占据政治主导的情况下, 英语人口在参与政治、获得教育机会、报考国家公职等方面长期面临不平等与隐性歧视。英语区与法语区的矛盾不断酝酿和升级。

自2015年起, 英语区与中央政府的矛盾骤然升温。这一矛盾的导火索是中央政府任命了一批法语教育背景和大陆法系法律背景的法官赴英语区任职。该决定引发了英语区律师团体的强烈抗议。<sup>4</sup> 2016年底, 英语区律师与教师联合发动了示威游行, 提出了恢复联邦制等诉求, 政府予以强力弹压, 造成多人伤亡, 英语区危机由此开始。

由此可见, 英语区危机的根源在于殖民者遗留的畸形的政治和文化格局, 而喀麦隆两代领导人治理手段粗糙, 忽视少数群体利益, 使喀麦隆在独立后未能形成统一的国民身份认同, 族群矛盾愈演愈烈, 最终导致英语区危机爆发。

## 二、英语区危机的发展与当前态势

从2017年初开始, 英语区危机迅速从抗议示威向武装冲突发展。2017年10月1日, 分离主义团体宣布英语区“独立”, 成立“亚巴佐尼亚共和国”(“Republic of Ambazonia”).<sup>5</sup> 2017年底, 喀麦隆英语区陆续出现分离主义武装组织的活动迹象, 英语区危机进入武装冲突阶段。

当前英语区的分离主义势力, 在政治上主要由两个具有竞争关系的组织构成。一个是“亚巴佐尼亚联邦共和国临时政府”(The Interim Government of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Ambazonia, 简称“IG”), 另一个则是“亚巴佐尼亚执政委员会”(Ambazonia Governing Council, 简称“AGC”)。这两个组织都主张以武装斗争实现独立, 且各自掌握了一部分武装, 其领导层均位于喀麦隆境外, 资金主要来自英语区海外侨民的捐赠。在政治主张的区别上, IG并不排斥以联邦制或地方选举的方式与政府实现和解, AGC则更为强硬, 拒绝与联邦主义者合作, 坚决要求独立建国。

在军事上, 目前在喀麦隆英语区活跃的武装分子人数约为2000至4000人, 有7支主要武装团体, 还有若干小武装。武装分子的主体是英语区的失业人群, 还包括充当教官和骨干的尼日利亚雇佣军、尼日尔河三角洲地区的前游击队员、退役的喀麦隆军警以及一些纯粹的罪犯。<sup>6</sup> 武装团体的资金最初来自对其效忠的政治团体, 如IG和AGC。但由于资金有限, 一些武装团体也在其控制的村落“收税”, 同时通过勒索和绑架富人、官员、学生和外国人获取赎金。武装分子的武器早期主要来自缴获。一些尼日利亚军官同情英语区分离主义势力, 因此向其出售了武器。<sup>7</sup> 还有一些武器来自海外侨民捐赠。<sup>8</sup> 至2019年夏季, 分离主义武装已经获得了充足的装备。<sup>9</sup> 这些武装团体在当地拥有一定的群众基础, 尤其是在农村与边境地区。尽管各武装团体均有自己效忠的政治团体, 但其与位于海外的分离主义领袖之间并没有明晰的指挥链条。<sup>10</sup>

表1 喀麦隆英语区主要分离主义武装列表

组织名称	领导人	活动区域	人数 (估计)	效忠组织
Manyu 老虎 (Manyu Tigers)	Martin Ashu	Manyu 省 (西南大区)	500	IG
南喀麦隆自卫武装 (Southern Cameroons Defense Forces)	Ebenezer Akwanga	Mémé 省 (西南大区)	400	南喀麦隆解放议会 (APLM)
亚巴佐尼亚防卫武装 (Ambazonia Defense Forces)	Benedict Kuah	西南与西北大区	200-500	AGC (同时与 IG 结盟)

组织名称	领导人	活动区域	人数 (估计)	效忠组织
红龙 (Red Dragons)	Olivier Lekene Fongunueh	Lebialem (西南大区)	200	IG
七 kata (Seven Kata)	未知	Batib 镇, Momo 省 (西北大区)	200	IG
亚巴佐尼亚之剑 (The Sword of Ambazonia)	未知	Mémé 省	200	未知
亚巴兰 Quifor (Ambaland Quifor)	Silas Zama	Mezam 省	200	未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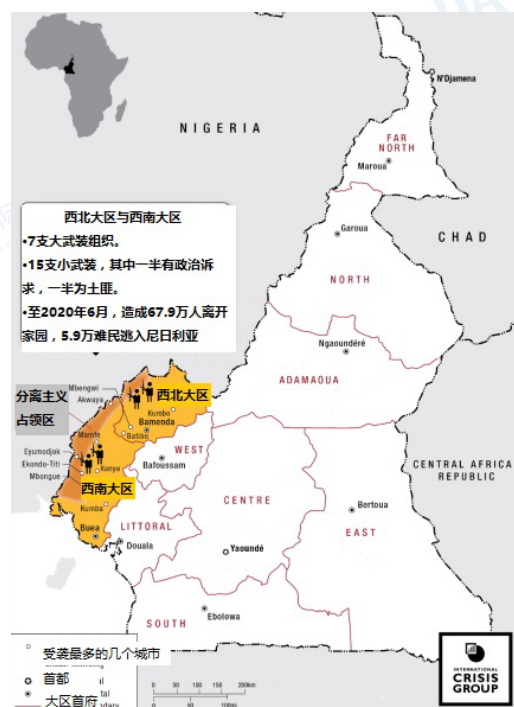
来源：整理自国际危机组织 (The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的报告，“Cameroon’s Anglophone Crisis: How to Get to Talks?”

政府军自 2018 年开始向英语区增兵数千人，包括最精锐的快速反应营 (BIR) 和新训练的特种部队。同时，喀政府还于 2018 年新招募了 2600 名士兵，以满足增兵需求。<sup>11</sup> 此外，喀政府还在当地扶植亲政府的民兵，配合正规部队行动。<sup>12</sup> 武器装备方面，喀政府军将新从阿联酋、乌克兰、以色列购入的一批直升机和装甲车辆部署于英语区，增强了清剿能力。<sup>13</sup>

在交战形式上，反政府武装在城市地区采取设置路边炸弹、纵火、绑架、暗杀军警和官员等行动；在农村地区，则采取游击战，以伏击巡逻队，偷袭检查站等方式作战。政府军则一面加强对城市的控制，一面对支持反政府武装的村庄采取突袭。经过三年多的交战，政府军大致控制了英语区主要城市，反政府武装则活跃于农村地区。反政府武装的主要根据地则位于喀麦隆与尼日利亚边境的一片宽数十公里，长数百公里的狭长地带。2018 年 1 月，尼日利亚警方在阿布贾逮捕了 IG 组织领导人、自命为“亚巴佐尼亚联邦共和国总统”的阿尤克·塔贝 (Ayuk Tabe) 及 46 名 IG 成员。塔贝和其他 9 人被引渡至喀麦隆，随后塔贝被判处无期徒刑。<sup>14</sup> 2019 年年中以来，反政府武装在英语区城市内的活动已经明显被遏制，但袭击行为也从英语区蔓延至法语区，乃至首都雅温得。双方陷入了持续的冲突和僵持。

在伤亡人数和损失上，有报道称，至 2020 年 2 月，已有 800 至 1000 名政府军士兵阵亡。<sup>15</sup> 至 2019 年 6 月反政府武装估计死亡 1000 人以上。<sup>16</sup> 对平民死亡的估计则为 3000 至 10000 不等。<sup>17</sup> 双方均被指控犯有屠杀和虐待平民等罪行。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英语区至 7 月 23 日已确诊 1295 例，<sup>18</sup> 但双方冲突烈度不减反增。<sup>19</sup> 至 2020 年 6 月，冲突已造成 67.9 万人离开家园，其中 5.9 万人逃入尼日利亚，300 万人的生活受到影响，140 万人需要人道主义援助。<sup>20</sup>

图 2 喀麦隆英语区形势图 (2019 年)



来源：国际危机组织 (The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报告  
“Cameroon’s Anglophone Crisis: How to Get to Talks?” 第 30 页。

简言之，当前的英语区危机，已经呈现长期低烈度治安战的诸多特征。双方的互信在冲突中消磨殆尽，陷入了敌意不断积累的恶性循环。

### 三、英语区危机的前景分析

长期以来，喀麦隆政府奉行以军事手段为主、以政治招降为辅的危机平息策略。但政府军表面上的军事优势始终无法转化为决定性胜利。军事上的迟缓导致形势在2019年下半年至2020年发生了重大变化。

喀政府始终力图避免英语区问题国际化，不希望联合国和其他域外大国介入该危机。但随着该危机的持续，留给喀麦隆政府自行解决问题的窗口正在收窄。中国与俄罗斯一贯支持喀麦隆在内政的范畴内处理英语区危机。<sup>21</sup>但美国、英国则对英语区独立运动持同情态度。美国众议院于2019年7月通过决议要求喀麦隆恢复联邦制。<sup>22</sup>美国总统特朗普则于2019年10月终止了喀麦隆的贸易优惠地位以作惩罚。<sup>23</sup>英国在2019年5月举行的联合国安理会非正式讨论中批评喀麦隆政府侵犯人权。<sup>24</sup>法国偏向于支持喀麦隆政府，并在军事上给予了政府军实质上的支持。<sup>25</sup>但该危机的持续使法国逐渐失去耐心。2019年7月，法国政府表态称英语区危机无法通过军事解决，政治解决是唯一出路。<sup>26</sup>国际舆论环境的变化，使喀麦隆政府压力倍增。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棵稻草，对英语区危机的前景产生了关键性影响。首先，疫情使停火的呼声日渐高涨。喀政府希望利用现有军事优势扩大战果。但在2020年3月，部分反政府武装却宣布响应联合国的停火号召，<sup>27</sup>这使喀政府的道义压力陡增。其次，新冠肺炎疫情严重打击了喀麦隆经济与财政，政府难以维持大规模军事行动。最后，疫情增加了喀政府对外国援助的依赖，而来自欧美的援助势必会以喀方在英语区问题上的妥协为交换条件。

事实上，喀政府的强硬态度最近已出现了松动。2020年7月，喀麦隆政府与英语区分离主义势力进行了第一次和平对话。政府派出了总统府秘书长作为谈判代表，与尚在狱中、已被判处无期徒刑的亚巴佐尼亚联邦共和国总统塔贝进行对等谈判。美国、法国、德国三国驻喀大使共同出席了谈判，且由联合国代表作保。<sup>28</sup>尽管此次对话没有达成任何协议，但谈判的一系列安排已经释放了强烈的妥协信号。

总之，喀政府以军事手段解决英语区危机的机会已经渺茫，双方很可能在中期达成停火协定或者共识，喀政府最终可能不得不在英语区地位问题上做出重大让步。

### 结语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喀麦隆的政治精英未能在独立后的五十多年内有效改善殖民者遗留的畸形政治与文化格局，导致了英语区危机的形成。而危机爆发后，政府所采取的平息策略与其军事能力不相匹配，致使武装冲突持续不断。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使喀政府很难再以军事手段解决该问题，英语区危机走向国际化的可能性增加，喀政府最终可能被迫做出重大妥协。

喀麦隆英语区危机也为学术研究提出了许多重要课题。英语区与法语区矛盾的背后，是依托两种外来语言而形成的身份认同差异。中央与地方的矛盾、主体利益与少数利益的矛盾被表达为两种身份认同的矛盾，这使原本可商议的利益分配问题，转变成不容谈判的统一与分裂问题。喀麦隆人曾为本国的双语特色而骄傲，但双语制度却阻碍了喀麦隆统一民族身份的形成。如何在文化的多元与统一之间取舍，值得所有决策者与研究者深思。

唐溪源，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政治学方向博士研究生，研究国家为喀麦隆。

参考文献

- 1 Jon Lunn and Louisa Brooke-Holland, *The Anglophone Cameroon Crisis: June 2018 Update*, House of Commons Library Briefing Paper, No.8331, June 6, 2018, p.6.
- 2 The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Cameroon's Anglophone Crisis at the Crossroads", *Africa Report No.250*, August 2, 2017, p. 7.
- 3 Ibid.
- 4 Jon Lunn and Louisa Brooke-Holland, *The Anglophone Cameroon crisis: April 2019 update*, House of Commons Library Briefing Paper, No.8331, April 17,2019, p.8.
- 5 “亚巴佐尼亚” (Ambazonia) 是喀麦隆英语区分离主义者创造的名词，代指喀麦隆英语区，以此与“喀麦隆”(Cameroon) 概念相脱离。
- 6 The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Cameroon's Anglophone Crisis: How to Get to Talks?", *Africa Report No.272*, May 2, 2019, p.2.
- 7 Gareth Browne, "Cameroon's Separatist Movement Is Going International", *Foreign Policy*, (May 13, 2019), <https://foreignpolicy.com/2019/05/13/camerouns-separatist-movement-is-going-international-ambazonia-military-forces-amf-anglophone-crisis/> Accessed August 9, 2020 .
- 8 Ibid.
- 9 Moki Edwin Kindzeka, "Cameroon War Victims: Casualty Figures High Because Fighters Are Well Armed", *Voice of America*, (June 19, 2019), <https://www.voanews.com/africa/cameroon-war-victims-casualty-figures-high-because-fighters-are-well-armed> Accessed August 9, 2020.
- 10 Dirke Köpp, "Who are Cameroon's self-named Ambazonia secessionists?", DW, (August 1, 2020), <https://www.dw.com/en/who-are-camerouns-self-named-ambazonia-secessionists/a-50639426> Accessed August 9, 2020.
- 11 Journal du Cameroun, "Cameroon to recruit 2600 soldiers amidst tensions in Anglophone regions", (August 29, 2018), <https://www.journalducameroun.com/en/cameroon-recruit-2600-amidst-tension-anglophone-regions/> Accessed August 9, 2020.
- 12 Xinhua net, "Cameroon sees more vigilante groups against insecurity in Anglophone regions", (October 15, 2019), [http://www.xinhuanet.com/english/2019-10/15/c\\_138473660.htm](http://www.xinhuanet.com/english/2019-10/15/c_138473660.htm) Accessed August 9, 2020.
- 13 Erwan de Cherisey, "Cameroon's BIR takes delivery of Panthera T6 vehicles", *Jane's Defence Weekly*, October 11, 2018.
- 14 France 24, "Cameroon anglophone separatist leader handed life sentence", (August 20, 2019). <https://www.france24.com/en/20190820-cameroon-anglophone-separatist-leader-life-sentence-lawyers> Accessed August 9, 2020.
- 15 Jess Craig, "Briefing: Cameroon's intensifying conflict and what it means for civilians", *The New Humanitarian*, (February 6, 2020). <https://www.thenewhumanitarian.org/news/2020/02/06/Cameroon-elections-anglophone-separatist-insurgency-Ambazonia> Accessed August 9, 2020.
- 16 Centre for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in Africa, "Cameroon's Unfolding Catastrophe: Evidence of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and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June 3, 2019, p.41.
- 17 Ibid.
- 18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Cameroon North-West and South-West Regions, Health Cluster Update", *Bulletin#11*, July 23, 2020, p.1.
- 19 African Arguments, "Fighting continues in Anglophone Cameroon despite COVID-19 concerns", (May 27, 2020), <https://africanarguments.org/2020/05/27/fighting-continues-anglophone-cameroon-covid-19-concerns/> Accessed August 9, 2020.
- 20 OCHA, "Cameroon: North West and South West", *Situation Report No.20*, (June 30, 2020), p.1.
- 21 Cameroon Tribune, "Informal Session of UN Security Council: China, Russia Reaffirm Support For Cameroon", (May 16, 2019), <https://www.cameroon-tribune.cm/article.html/25705/en.html/informal-session-of-un-security-council-china-russia-reaffirm-support-for-cameroon> Accessed August 9, 2020.
- 22 United State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H.Res. 358: Calling on the Government of Cameroon and armed groups to respect the human rights of all Cameroonian citizens, to end all violence, and to pursue a broad-based dialogue without preconditions to resolve the conflict in the Northwest and Southwest regions.", July 23, 2019.
- 23 Voice of America, "US to End Cameroon's Preferential Trade Status", (November 01, 2019), <https://www.voanews.com/usa/us-end-camerouns-preferential-trade-status> Accessed August 9, 2020.
- 24 United Nations, Arria-Formula meeting of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May 13, 2019). [HTTP://webtv.un.org/live-now/watch/arria-formula-meeting-of-the-un-security-council/6036271424001/?term=](http://webtv.un.org/live-now/watch/arria-formula-meeting-of-the-un-security-council/6036271424001/?term=) Accessed August 9, 2020.
- 25 Voice of America, "France to Continue Military Cooperation with Cameroon", (February 07, 2019). <https://www.voanews.com/europe/france-continue-military-cooperation-cameroon> Accessed August 9, 2020.
- 26 APA news, "France issues Cameroon crisis warning", (July 31, 2019), <http://apanews.net/en/news/france-issues-cameroon-crisis-warning>. Accessed August 9, 2020.
- 27 UN, "Note to correspondents – in response to questions on temporary ceasefire announcement in Cameroon", (March 26, 2020), <https://www.un.org/sg/en/content/sg/note-correspondents/2020-03-26/note-correspondents-%E2%80%93-response-questions-temporary-ceasefire-announcement-cameroon> Accessed August 11, 2020.
- 28 APA news, "Cameroon talks: To what end?", (July 4, 2020), <http://apanews.net/en/news/cameroon-peace-talks-to-what-end> Accessed August 9, 2020.

《区域观察》

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

海淀区清华园1号  
中国, 北京 100084  
清华大学中央主楼 205 室  
电话: +86-10-62787747  
官方网站: <http://iias.tsinghua.edu.cn/>

协调人: 张静

本期执行编辑: 王霆懿

编委会 (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霆懿、李宇晴、杨崇圣、何滨、周燕、郑楠、  
段九州、傅聪聪

未经授权, 请勿转载, 引用请注明出处。